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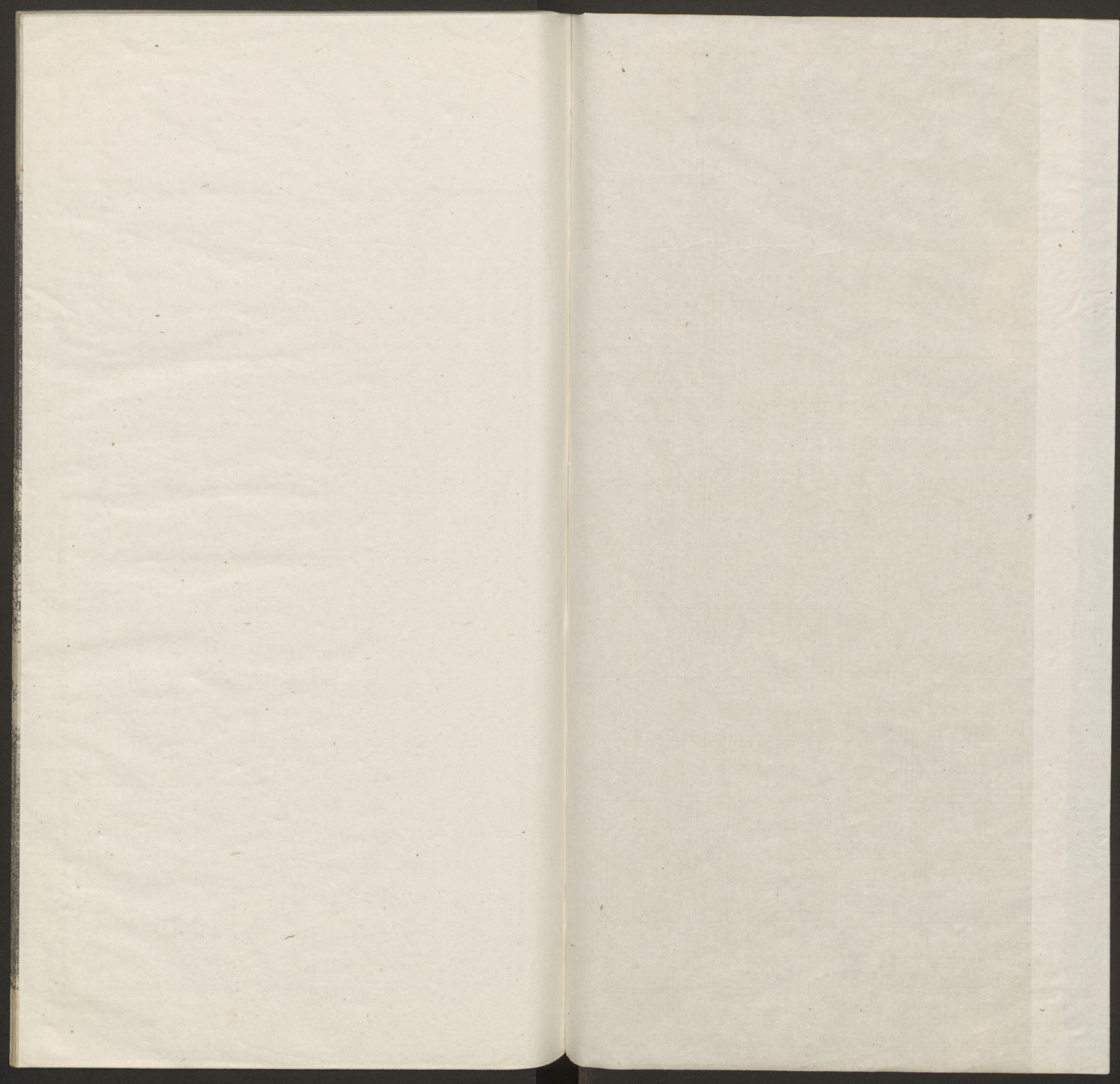
14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T 4664/4244A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73/19/68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一

建官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
五帝不相訟樂。况國家設官分
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
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
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
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為中
親近。而尚書踈外矣。東晉以後
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
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
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

馬光上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
張立治具。上下相維。脩飾明備。何
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
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
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
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
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
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
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
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



事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之於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由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以為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巨。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

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按勘。當以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達事理。奪歸着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矣。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字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須日有駁正。事論紛紜。執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入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為反復。近日中

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每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省已有聖旨。三省同進。主外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

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血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兩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共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或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慎矣。如此百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以。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委曲條

光又上疏曰。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宰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除利害。此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古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不益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記。分付六曹。騰印符下諸司。

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違。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更改條法。或奏訖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詔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

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負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光又疏曰。臣於去年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

數千為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釁戩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况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

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寫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盱食之憂耶。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耶。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鬪。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準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

將官已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虞。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騶從。豈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光為左僕射時。上疏曰。臣聞書稱明三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專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

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眾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庶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眾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憲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額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

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安有耗散。即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糶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允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

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今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住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為辦集。

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等伏觀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候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聊採十說以陳於前。惟陛下垂聽幸甚。說者曰。立為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為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善遷。迺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待制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

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為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為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為降官。與直學士。則為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令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轉待制者。今為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令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為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為美遷。今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之制誥也。又既為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為職事。其於侍從最為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眾材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為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

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混殺。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官為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為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為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為寵。官制以後。以階為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為重。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為榮。為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苟得自矜。而高材以同受為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為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為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謠。以玩陛下名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聖慈。特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來。而可久。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才者並用。則職脩而事治。才者不用。則事紊而職廢。才否並用。則政事之不治者常半。今之士大夫。列于版籍者。可謂至冗矣。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二年。而闕次之遠者。莫如選人。大抵一官之闕。在任與夫已授而又擬之者。凡三人。故自得替。如不該移。令待試法之中否。須近一年。

而後擬呈已擬差必待闕三年而後就職七年之間方成一任。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共成七任耳。又况二十未必仕。仕者未必皆至七十。而又有不幸私故陷於吏議。年雖及之。未必滿七任也。故舉天下之士大夫。其才可以治事。不至曠職者。未必及半。就令及半。居閒之日常多。而治事之日常少。此大下之郡縣所以不治。閭井之民未純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臣以為欲郡縣之治。在夫才者居職。欲才者居職。在乎使其居閒之日少。欲其居閒之日少。在乎清入仕之源。切觀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自武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蔭。與夫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何以言之。為進士者。自十年就學。

加之十年而後能治經。閱史。綴緝文詞。又加之十年而後能問學。通博。成就其志。其學可謂勞矣。及夫有司試之。必擇其明達義理而稍工文詞者。方得薦送。又求其尤者。始預禮部之選。又加廷試。而後賜第。擇之可謂至詳矣。三年一取士。舉天下學者。群試于有司。慮數萬人。而賜第者。僅五百人。取之可謂至艱矣。彼貴遊子弟。恃其父兄之蔭。補類多。驕墜不學。僅通經義。稍成文詞者。則必中選。就令屢試不中。年及三十。亦得出仕。其跡進士。篤志講學。趣操自立。宜有間矣。百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祿仕。又豪右之家。以貲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獎薦之所不及。彼固分甘自處於卑賤之地。豈復有奮勵之意。其跡補蔭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向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計才量行。可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

凡五等。其最濫者。但曾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其就廷試。則試題平易。字數減少。有司考校。又加寬假。但粗成文理。不至甚紕繆者。皆置第四等以上。未滿七十者。即更不須保任。便許出官。昨元豐八年。特奏名係第四等以上者。四百餘人。可謂冗矣。夫進士自秋試至省殿。二處考校。僅取五百。其間尚容幸得。又况偶獲一薦。累試見黜。年高才耗。學術忘廢。其比進士實固相遠。而又五路學者鮮少。取人數寬。但獲一薦。雖不事學。坐待及三十年。便該仕祿。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就仕官。誰肯舉薦。夫以血氣衰耗。有苟得之心。薦舉不及。無向進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潔自守者。十無一二。智識才力。方之進士。固有間矣。夫以特奏得官。與夫補蔭流外之人。學術才行。皆不足以方進士。而又仕之數常多於賜第之人。並趨吏部。吏部按格。不計入流。清濁才行高下。但以到部先後。注擬授差遣。以此待次者常

至七八百人。注擬二年以上。員闕。故負才可用之人。率為特奏名得官。與夫資蔭胥史之流。冗占壅滯。比肩待闕。居閒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者。常以此也。不清其源。欲官之不濫。才者之獲進。不可得也。臣以為四著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史是也。竊聞嘉祐四年以後。係特奏名者。纔數十人。自治平至熙寧三年。止有百餘人。自熙寧六年至今。每次推恩入仕。不減四五百人。臣欲乞參酌祖宗故事。須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計若干舉。方許就省試。實得文解及經殿試。若干舉。方許就殿試。其就殿試。文理稍優者。方得充四等以上。每等限定人數。不過若干人。其在四等外者。不理選限。其曾預一薦。雖及三十年不在推恩之限。蓋累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即須稍有文學。不至空踈。四等以上。限以人數。則有司所取不至冗濫如此。則稍可以革特奏之弊矣。臣又見廣南攝官。

取本路曾預兩薦者。權攝簿尉一任無過。遂行正校。雖曰優假。遠方
士人。然僥倖太過。若量加舉數。即可以損入流之冗矣。臣以為古人
之仕者。世祿。蓋使為之後者一人。世焉。祿廩之而已矣。詩人之所譏。
謂棄賢者之後。絕功臣之世。今之寄祿官。自大夫以上。初升大夫。即
奏補子弟一人。其後兩經郊恩。與致仕之日。皆許奏蔭。其為大夫以
上。歲月深久。往往奏薦多至數人。夫廉謹無過。積日敘遷。而為大夫
者。未必有功。而賢者也。官其子弟一二人。以寵其後。固已厚矣。臣欲
乞自兩省兩制以下。至大夫。奏補之數。宜加裁減。限以多少。則可以
革資蔭之濫矣。百司胥史。積勤累日。大率須及二十餘年。方得出仕。
唯三省人吏。最為優幸。每以點檢諸處文書。酬獎減年出官。最速。其
不願出官者。坐理資。甚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可以損雜
流之弊矣。四弊既損。則入仕之源清。而才行可用者。不久於待闕。不

久於待闕。則治事之日多。而職業無不舉矣。臣聞張官置吏。所以為
民。今若指虛授之祿。以養害民之吏。姑息不才之士。以妨有才之進。
豈為民設官之意耶。願陛下明詔有司。講求官冗之弊。澄清入仕之
源。以幸天下。實非小補。

知慶州范純仁上奏曰。臣昨准兵部相度。欲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
者。並依官序相壓。其城寨等管轄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詔
依兵部所乞契勘諸路蕃官。不繫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
所以尊中國而制夷狄也。行之永久。人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黠狡者。
亦不敢有覬望等輩之心。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
較。况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轄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
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鬪。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於平日。必使
名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悉

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纔過替移。或於它處出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蕃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堪此况夷狄之性。兇狡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輒啓。契勘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它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攄憤報怨之人。而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處置。開端生事。為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叙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夷狄尊卑之限。絕蕃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不為後患。

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奏曰。臣伏覩先朝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欲其分治職事。悉如唐制。臣竊以尚書省吏部典選。戶部掌邦計。刑部主國法。此三部最為重。而侍郎郎中員外多不久任。遷轉頻數。未熟本部職事。已見遷改。必致胥吏乘間作弊。行遣迂滯。臣欲令三部郎中員外。湏令並滿四年。理為兩任。逐任與升資序。立為定制。經久遵行。內吏部戶部司封司勳考功度支金倉部。亦須再任。與逐任升資。上件三部郎官。佐本部長官。主判逐曹。任官材。掌邦計。主國法。皆是國之重事。伏望聖慈。詳察早賜施行。

開封府推官畢仲游上言曰。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脩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

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憚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

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及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折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決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又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憚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而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制。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

事大而緩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備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為可循也。

仲游又上言曰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賞延於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實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為天下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參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太祖

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為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邪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為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於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於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惠順於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缺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於不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勸於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於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

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仲游又言曰。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有猥弁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於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有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與。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於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為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返有增而無損。故治詞賦者舉進士。誦書者為明經。五品已上歲得任子。

而流外雜色之進。蓋不可勝計。至於今日尚書侍郎左右之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於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益米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邪。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耳。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以文章為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於十萬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驚愚懵。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眾。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為愧。而且幸哉。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寬。而所謂銓試。

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唯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於阜隸。順於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學皆勸於子弟。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勸。無甚缺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益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已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卻返於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并之患。為一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缺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為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辭而罷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中書侍郎呂大防上奏曰。臣竊觀自古設官之志。必先置貳立副。不

以名位為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效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新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不才者得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弊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途。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準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人。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辭。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不以位下而見遺。

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三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浸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安世又上奏曰。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合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丁直除。名為更張。弊源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做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安世為左諫議大夫時。上奏曰。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煩。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掄。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所得愈多。此堯舜三

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遣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為捨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司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王續堂除管勾左廂軍

事奉議郎劉敦夫掌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東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合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於失職以漸復舊制也。

安世又奏曰。臣前月十二日上殿具劄子論列堂除之弊乞詔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旨揮以在京寺監主簿等數十度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闕尚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

部之闕日益加少。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最更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來取過外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

曾肇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于三省。詔令所出。則自中書。審覆駁正。則繇門下。受而行之。則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司郎官受付。使之更相彌縫。更相可否。然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立政官人。舉無過事。此祖宗設官分職之本意也。蓋三省各有分守。不相侵踰。而門下一職。近取諸身。則為咽喉。遠取諸物。則為門戶。所以駁正中書。連失。故自来舍人不兼給事之職。伏見近日給事中對駁中書錄黃。三

省進呈。却令舍人書讀行下。臣愚竊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寢漸不已。遂成大弊。此臣夙夜熟慮。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伏望聖慈戒飭執政大臣。謹守神宗所定官制。勿使三省屬官得相踰越。而中書詔令。必由門下方得行出。以明職分。以正紀綱。以為天下後世之法。陛下留意毋忽。

紹聖元年。監察御史蔡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聖旨。內藏庫見催索戶部太府寺借欠出豁錢物不少。依舊更不統轄者。臣竊見國家分職設局。所以舉官治。而府藏出納尤宜參互鈎考。以檢吏姦。臣契勘元豐詳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庫藏項。內有內庫拘催交納。逐季點算。內庫申到納訖官物帳狀抄上勾銷。內庫納訖名件之類。凡八件。格目甚明。又太府寺案名稱內藏庫。隸右藏案。即是舊隸太府。非無文據。臣嘗聞真宗皇帝謂王旦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

用非自奉也。顧外廷不知爾。臣竊謂既通軍國之用。則隸戶部太府寺。正其宜也。惟禁漏泄。見在物數。其餘雜務事件。如官制格子該載者。委有關防。不可畧去。欲望聖慈。省察元豐官制格子等。特賜睿旨。令內藏庫復隸戶部太府寺。所貴百官庶府皆有統帥。事歸一體。監察御史龔夬上疏曰。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然則先王建官。因革不常。其來尚矣。臣伏見言事御史。自皇祐以來。員數不常。昨置六察官。方推行之初。事務繁劇。故令專領察事。今來按察之法。久已就緒。在京官司無敢如日前遲者。則治察御史。其職太簡。臣備員臺屬。適值兩院闕官。兼領六察。未見廢闕。然則人治兩案。俾兼言職。自不相廢。况元豐三年八年。并紹聖。令察官各兼言事。伏望聖慈。特賜詳酌。令監察御史三員。兼掌論議。庶幾益廣言路。以稱朝廷明日達聰之意。

哲宗時。尚書右丞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觀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共職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省事。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脩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蓋先帝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執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為可行。今來陛下始初聽政。理須責成。輔弼。况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安危治亂。均任其責。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惟新之政。譬如共輿而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伏望聖慈。留神省察。

劉摯上言曰。臣伏觀近降指揮。增復館職。及職事官。並許帶職。給諫

以上一年帶待制。尚書二年帶雜學士。臣竊謂國朝舊制。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誼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讎。得之為榮。選擇尤慎。自元豐中脩三省寺監之制。其職並罷。滿歲補外。然後加恩兼職。常視治行優劣。以為厚薄。除三館並歸祕書省為職事官外。有直龍圖閣省郎寺監長貳補外。或領監司帥臣。則除之。待制雜學士職。給諫以上補外。則除之。亦繫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今盡復館閣。而薦試之法未立。校讎之職無與。則是所復虛名而已。朝廷必不甚惜。人亦不以為重。近日得之者固已眾矣。臣考之僉言。以謂脩廢官耶。則實無職事。養人才耶。則未加選擇。反復不見其便。至於給諫以上。限年帶職。尤所未諭。且待制學士。以待從顧問為職。自祖宗以來。極天下之選。不為定員。今不考治行。不察流品。幸而至給諫以上。則計日而得之。人才不同。一槩除授。臣恐自此員品猥

衆。無復澄汰。其有行能高妙。治最尤異者。又將何以益之。臣愚欲乞且依元豐官制施行。或詔選臣僚講究本末。別行裁定。使名器增重。人不虛授。以稱朝廷勸沮多士之意。

御史中丞蘇轍上奏曰。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凡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功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質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應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

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

轍又上奏曰。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金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

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諍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鼎。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契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管見罰顛倒。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尚書。但責侍郎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

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應詔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群臣無由自明。今後再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

轍又奏曰。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岷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員闕。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幅。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開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况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明直言。及有所雍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

昔無異。不勝幸甚。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昔先王自勤厥德。夙夜不怠。惟前代時若。然後訓迪厥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弘化。公則變理陰陽。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道則一事則異。故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治則簡而嚴。故冢宰為天。教則詳而親。故司徒為地。禮和君親。以體仁也。故宗伯為春。政正上下。以合禮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制裁。以象義也。故司寇為秋。事主應變。以藏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君臣父子之常。下則山林川澤土壤之化。繫至於宮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微至於虫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有官以治之。有職以辨之。增一則有餘。虧一則不足。內外相屬。小大相聯。故能國體完具。政無不大。而阜成兆民者也。自周之衰。其制變於戰國。而大壞於秦。漢承秦之後。獨用其故。

號。其位無統。其事無聯。至唐始為省。寺。監。以分處百官。使令宿業。事事無曠。問其名。則以職對。下其令。則以官議。司有常守。位有定員。唐之治績。號為甚盛者。其致然也。謂之省。有曰尚書。有曰門下。有曰中書。尚書典領百官。庶事所會。決者也。其屬則六。其聯則二十四。其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然後與之以勳。勳級未足以勸賢也。又加之以封命。此三者未始不先選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攷課勳封之職。則主之以吏部。倉廩有所積。然後為權衡度量之制。既為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出於戶口田賦之所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主之以戶部。先王之為禮。未常不謹於賓主之際。外則謹於賓主。內則嚴於鬼神。為之牢禮膳羞之數。為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賓客膳飲祠祭之職。則主之以禮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備。必周知天下土地之籍。鎮戍烽候

之遠近者。皆兵之事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聯。則主之以兵部。謹門關出入之籍。以防姦。督財物期會之責。以防偽。以此防人。猶有犯上違令者。則戮辱隨之。此三者皆刑之所治也。故門關勾會禁隸之聯。則主之以刑部。津梁溝洫以時脩。苑囿山澤以時取。屯營之事。以時耕。此三者皆工徒之所興作也。故水利虞衡田作之聯。則主之以工部。門下之治。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中書之治。掌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侍從顧問。規諭諷諫之左右。分更焉。故記勳史書其起居法度。執大政。則道揆者也。參議表章。章畫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史書其詔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制訟革者。其事小。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故屬之中書。此三省之制也。監則監其所守。寺則法度之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禮樂飲饌宗室蕃夷之所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禮之別也。宿衛工

作僕御軍械。則又兵之別也。治水則工之別也。此監寺之制也。庶事既有別矣。帝命既有掌矣。大政既有議矣。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之寺。朝廷之治略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領萬事之所總。必有責也。故特置一職。謂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儀典。必有所糾也。故特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內外各有所察也。或不以一名其職。唐之致其盛。幾與古比隆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制。或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數官。或一官而兼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則無能罔上之人。盜名而自安。喜功勇利之臣。犯分而爭進。今先正其名分。而各以所能任職。則賢不肖之實易察。而功罪之迹易知。又何患官不得其人。人不能行法者哉。

侍御史王巖叟上疏曰。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為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論議。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觀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改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

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時兩省正言官久闕。嚴叟又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貪方之先王。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此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則小人自消矣。

諫議大夫王觀上奏曰。臣聞利不百不變法。凡法之所變。非得已也。使利害等均。而徒有變更之勞。則不待明智不惑之士。而後知其不足為矣。彼中才之憚煩者。皆不為也。况利少害多。而可輕變成法哉。臣竊見今年九月九日朝旨節文。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直達尚書

省。更不經由駕部。車營致遠。務鞍轡庫。駝坊皮剝所養象所並專隸。駕部。臣竊謂此獨可以敗壞官制。而未見為利之實也。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亂久矣。聖朝祖宗以來。初則有東征西討之憂。既混一區宇之後。方務休養元元。故於脩完官制有所未暇也。至神宗慨然憫之。於是講求歷世之墜典。造新一代之成憲。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下相維。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之美意也。後世所當謹守而勿失。今朝廷以馬政久廢。而推行牧養之法。固太僕駕部之職矣。若使太僕仍舊隸駕部。而共脩職事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害也。使車營致遠等務不隸太僕。而領於省曹。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復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場終惡屬寺監。寺監惡屬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者之常情。願朝廷處之如何耳。伏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無以牧馬一事而輕壞官制。追還九月九日

朝旨別降旨揮施行。

覲又上奏曰。先朝造新官制。於古義皆有按據。若推行之際。見其未盡。乃當脩完。何可無故廢壞。臣伏見今年八月二十日勅節文。高麗貢奉事節。皆係管勾所檢勘。依條格申所轄鴻臚寺。其本寺不以事體大小。皆不與奪。勘會處分。但騰申主客。取候旨為。今後高麗夏國。遇入貢。應干排備所須之事。並令管勾同文館所。都亭西驛所。徑申所屬曹部施行。更不經由鴻臚寺。臣竊謂鴻臚寺不與奪處分。誠為非是。然若非省曹不稍假以權。而致其不敢與奪。即是鴻臚寺不任職也。此皆罪在官吏。乃非官制之過。豈可因官吏之罪。而廢省曹寺。監上下相維之序哉。夫番夷入貢。合責辦鴻臚寺。今奪而專之於省曹。是省之辦事敏於寺也。馬事措置。合經由省曹者。今析而擅之於太僕。是寺之辦事敏於省曹也。名實則同。而緩急工拙之間。何其異也。故論者以謂均是省曹。一則奪寺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所屬之寺事不得預焉。均是寺也。一則併省曹之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本寺之事不得預焉。果何義也。若謂減去經歷之處。然后事可以速集而無害。則非獨鴻臚太僕。而省曹寺監上下維持之序。可存者少矣。法度如此。豈經遠之道。惟聖慈詳酌。

胡宗愈上疏曰。臣檢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今來內外官並許帶職食錢。并理任外。其餘恩數。並依官制以前條貫。又准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秘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帶館職。并今後除授校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愚切謂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用公卿之世。議者以為偏論。臣乃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

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為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舍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為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選其久任者。或遣知諫院。預講讀。或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躡尊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獲親黨。假此為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

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廡耻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悉是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切計議者。必謂崇文院已改為祕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之階。不惟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

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應省府與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庶耻清讓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

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覩官制格。尚書省總判六曹事務。勘當若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封駁。法行之初。先帝特降詔書云。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仍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以下。聽長官糾劾。以聞。當是時。人循分守。無敢僭紊。元豐末。以垂簾聽政。令三省權同取旨。今陛下獨攬乾剛。躬臨庶政。孜孜究心。以復先朝政事。而三省者。政事之本也。尚未如官制格。夫本既不正。而齊其末。是緩其所當先。急其所當後也。况先帝以三省分釐庶務。

其寓意豈徒然哉。蓋欲上下相維。以防偏蔽故也。謂如尚書省勘當。或未中理。中書省取旨。必有去取。中書省取旨。或有未當。門下省必須封駁。今三省長官既同取旨。門下省屬官雖欲封駁。終難其議。以此遂失上下相維之道。非立法本意也。若謂門下中書省。見今獨負。難以專委。即當選任人才。以補員闕。安可以闕官而廢法哉。伏願陛下留神先帝官制分釐之格。詔書叮嚀之意。斷自聖衷。行之必果。庶使政事之本立。而良法美意得以推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不勝幸甚。

劉涇上奏曰。臣聞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為低昂。則處材分憂。可不無慎乎。朝廷尚察嚴。則此屬日夜淬汰。喜為健人。朝廷尚寬闊。則此屬因緣苟偷。勸為循吏。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以遇此屬者。往往旦從常僚。暮擢權路。不愛爵賞。以與此屬開富貴之

門而其間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皆是也。方斯時論者固有躡等喻防之譏。而朝廷藉此屬以枝梧四方者。亦豈少哉。法寔行矣。俗寔變矣。此屬亦遂廢。以貌相誨。無復常故。蓋未有如此日之優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尾之。則喜健力。惡孱弱。以集成為急。法既行。俗既變。則尤當謹守而挾持。使無倦焉可也。遂以健力者為豺狼之人。厭之。以近厚相煦濡可乎。曩惟朝廷有憾於百年者。正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人。而志靡廩祿。坐視塗炭。方回已去不返之風波。而作新焉。曾未久也。而已輒解體。是使荏苒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也。觀今之法。謂之已行。則緝熙之人尚多。今之俗。謂之已變。則頑梗之害尚在。奈何使此屬無故而罷休也。且如去冬造簿法行。此朝寺既稔講之矣。其升降虛實固大事也。而守令往往習為常程。至有以前日手實中廢為驗者。苟如此。則臣深知此法未可以全成望。

郡縣也。其所由來。監司以苟簡敗之。爾前日上下之勢如束濕。而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况如今日已放繩墨之後乎。借今文具。然其縣大夫慵懦不力。鄉書手之因仍為姦。以害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臣憂。臣所聞於老世務者。皆如臣憂無異也。朝廷亦豈惜片言之戒。為監司之勸沮乎。非特此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不見。聞如不聞。按部未再三。則以勞苦為辭。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為嘆者。皆是也。郡縣亦曰。某監司接人無苛禮。某監司臨事有大體。皆姑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廷有以致之耳。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升拔是也。守新法。用舊人。如比日用鞏彥輔。高秉孔宗翰。林積趙約之類是也。朝廷之行。往往與世俗之疑合。則亦何恠乎。監司之不勸為近厚。以致於苟簡而無畏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願陛下乘士氣竭歸之時。為一鼓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擾擾哉。此非臣所敢知。

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一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二

也

